

*D* 灯下漫语  
engxiamanyu

# 有感于王蒙的写作“秘诀”

□张芳华

新年伊始，“人民艺术家”王蒙在《人民日报》连发两文——《好个2025!》《写作是生命的光辉和永远》，赫然将写文章的意义提高到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的极致，并在文中展现了其新一年的创作宏图：“希望中国的写作者努力做健康的写作者，真正坚持下去投入文学这项充满激情的伟大事业中。”此时此刻，我不禁联想到他时常津津乐道的写作“秘诀”。作为著作等身，年届九旬依然忙着“出活儿”的“那头牛”，他的写作“秘诀”所给予人们尊崇使命写好文章的潜在激励，是异常难能可贵的。

王蒙的写作“秘诀”，当然不是那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写出好文章的所谓“捷径”，而是“抗干扰，全天候”，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勤奋耕耘之招。

我对王蒙先生发自肺腑的喜爱与仰慕，是从平时对其文章、品格，乃至动向的不断关注中油然而生的。尤其是通过拜读他的作品，关注媒体的报道与访谈，冥冥之中所获得的激励，总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的心田。他那高深而平实、生动而幽默的为文风格，及其对“抗干扰，全天候”写作“秘诀”的执着坚守与风趣诠释，每每都令我心情激荡，欲效法之。

“我到一个地方出差，飞机到了那儿，我说，累了，累了，得休息会儿。我当时还在任(文化部长)，人家都对我客气。我说你们先忙，到下午5点来吧，不耽误吃饭就行。然后抓紧上了房间，3点到5点，我就关门写东西。其实在飞机上，我就想好要写什么了。他们以为我真累了，其实我没休息，或者我利用写作来休息。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诙谐地说。

有一次，他在保亭呀诺达面对《海南日报》记者侃侃而谈：“在这里，我也每天早上6:30起床，写到8:00，一个半小时。上午的写作11点半左右结束，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，下午2:00就开始写作，晚上又继续敲字。我属于全天候，抗干扰的‘写工作人’。”

他19岁开始写小说，一本《青春万岁》，从动笔到写

完初稿，他连用几个词形容当时的状态，“眼冒金星，寝食难安，全无把握”。怕手稿丢掉，他把稿子抄写到笔记本上，又买了大量竖写稿纸，往上誊抄，整整一年才完成。可见其沉醉创作到了何等程度。

1979年他刚从新疆调回北京时，和夫人暂住在招待所仅有10平方米的房间内，却写下了《步礼》《蝴蝶》《夜的眼》等大作。此后，其创作的《春之声》《风筝飘带》《春堤六桥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真实反映时代生活的名篇，皆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。

王蒙素有游泳、唱歌、听歌、上网、讲演、浇花、种树等多种爱好，但“第一爱好”永远是写作，并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创作产能。年龄的增长，从未减轻一丝激情。根据其在新疆工作生活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获奖时，81岁的王蒙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获奖作家。他86岁在北戴河疗养期间，完成中篇小说《笑的风》；87岁，又推出同名长篇小说《笑的风》。如今90高龄的王蒙仿佛“逆龄成长”，他始终都在“抗干扰，全天候”，不停地读，不停地写，在探索无限可能的道路上忘我拼搏。

他说：“人是可以突破自己的，人不能满足于自己，不能只会欣赏自己，还要欣赏更大的世界和更大的可能。”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，他又荣获备受关注的新疆文学领域最高奖——天山文学奖。正是这种对文学的执念，才催生了其“抗干扰，全天候”投入写作的无限激情。

正像孙犁所说“文人宜散不宜聚。山居野处，方能出成果”一样，王蒙从来都不被名利所缠绕，始终远离浮躁，于静寂之中，潜心创造着无愧于人民，无愧于时代，无愧于自己的精品。他长期居住在燕山脚下仅有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“一打开那扇门，一走到核桃树下，无论春雨、夏蝉、秋风，总使他遁入一种境界。‘独坐深山忆旧时，心如明月笔如痴’，没有任何尘嚣纷扰，天上地下，过去未来，悠悠思绪，便从心灵深处泛起。”

著名的作家张炜在谈到其创作经历时曾说：“我的写作几乎是全力以赴的、自谦自信和永不满足的。我不敢荒废光阴，不曾停止学习，更没有沾沾自喜。我一直把创作当成心灵的至高

中写道：“王蒙是一个坚持的人！从写《青春万岁》，王蒙已经写了整整七十年！每天在写，日复一日，两千万字以上！进入耄耋之年，每年还有两三本书面世。”“王蒙的坚持是漫长的，是用一生的光阴来支撑的，是长期不间断的，每日每时每分每秒的，是自觉自愿、有规律、不找借口、不受其他诱惑的。”正是其“抗干扰，全天候”的创作“秘诀”，才成就了这位执着忘我的“信念坚定者、埋头坚持者”。

和干好任何事情一样，文学创作更加需要宝贵的时间、充沛的精力和执着的努力作保障。如果整日陷于各种纷扰而不能自拔，或者企图走“捷径”，心绪浮躁不已，要取得理想的创作成就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凡在文学上取得骄人成就者，无疑都有着辛勤苦耕的非凡经历，都不乏如痴如醉的传奇故事。

法国作家雨果，为了争取时间写作，尽量不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他不惜把自己的半边头发和胡须剪掉，破坏自己的外在形象，以此为借口留在家里安心写作。故此才完成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等一部部文学巨著，最终成就了一位享誉世界的浪漫主义文学家。

著名作家二月河，为了驱赶因对连夜写作的袭扰，特意点燃一支香，让香烛腾起的烟雾把自己熏醒。还常常在发困时用烟头烧自己的手腕，弄得双臂伤痕累累。他的“帝王三部曲”，正是在如此这般的苦拼中完成的。

季羡林先生曾在《九十述怀》中写道：“人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决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。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，晚上躺在床上就愧疚难安，认为是慢性自杀。”据此，他“四五十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，前后差不了五分钟”，分秒必争投入读书治学之中，几十年爬出了上千万字的格子。

著名的作家张炜在谈到其创作经历时曾说：“我的写作几乎是全力以赴的、自谦自信和永不满足的。我不敢荒废光阴，不曾停止学习，更没有沾沾自喜。我一直把创作当成心灵的至高

要求，同时化为不间断的劳作。”记得十几年前他来我市做文学创作报告时，曾当场提出“要想在文学上取得成就，必须戒除电视瘾和网瘾这‘两瘾’，确保集中精力投入创作。”

可见，每位作家都十分抗拒外来因素对创作的干扰。一切无所事事白白耽误的时间，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干扰和造成的损失，是无法估量、无法弥补和无法接受的。

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袭扰。除了一些可有可无、可繁可简、可多可少的应酬和事务外，随时都会有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的干扰不期而至。事业的不顺，生活的烦恼，遭遇的挫折，无端的忧虑等等，都难免会冲击创作的激情，扰乱创作的思路，影响创作的效率，贻误创作的良机，折扣创作的质量。毫无例外，我亦曾有过此类经历，有时因某些人悖理行事而愤愤不平，有时因遭遇妒忌和诋毁而心生怨恨，有时受庸俗思想影响而降低对文学的追求等等。好在终能战而胜之，各种消极因素在强烈的创作激情面前，都显得那么渺小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秉持王国维做学问的“三种境界”，并以季羡林先生为榜样，多年(尤其是退休后)坚持早晨四点左右起床，充分利用凌晨两小时和午休后两三个小时读书写作的“黄金时间”，相继创作了70余万字的散文、随笔、评论、诗歌等文学作品，并出版三部散文集。目前正在王蒙“抗干扰，全天候”创作“秘诀”的鞭策下，不断加油鼓劲，努力争取着文学创作的新突破。

在长达70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中，王蒙得出的结论是，“文学是真正的永远，文学比事业还要永久。”对于90岁的王蒙来说，除了文学，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抵御岁月对人生的消磨。正因此，他才执着地坚守着“生活不可摧毁，文学不可摧毁”的信念；执着地坚守着“抗干扰，全天候”的写作“秘诀”。他的这一信念，这一“秘诀”，必将成为激励广大文学人勇创辉煌的不竭精神源泉。

*C* 长河浪花  
hanghelanghua

## 心 境

□王武海

把思念攒够  
你就可以出发了  
装下旧时光的模样  
去找寻那几分记忆  
把孤独储满  
就蓄够了能量  
堤岸一溜芦花飞絮  
来守恒你的心境  
当疑惑带来偏执  
打开道德经的页面  
指引你找到一条大道  
万物生给你一场自然  
把思念、孤独、忧愁集体打包  
一同前行，一路释放  
回来时，只带回你自己  
迎来雪花漫天飞舞  
大地洁白如初  
我们一同等待  
春天那一树梨花

## 春天寄语

□田辉

穿过时间的河岸  
记忆的光影被风越拉越长  
海棠花开的时候  
我能听到你年轻的心跳

一只梦蝶从远方的山  
悄悄住进了身体  
在春雨淅淅的子夜  
播下一粒思念的种子

春天是岁月纯真的脸  
一开花全是笑容  
它慈悲地俯视众生  
把温柔带给着急赶路的人

缓缓拨动生命的音弦  
一如那流年过往  
在苦涩和甘甜交织的日子里  
许下春天最深情的寄语

## 春水谣

□唐江波

春水总是轻易揽住月光  
它和白羽红喙的水鸟都是  
春水的佩饰

远处的山影横卧在眼前水  
镜里

等待被黎明的雾唤醒  
孩子们跑过石桥  
弯下腰，轻抚那春水  
寒冬隐去，他们又奔向湖心  
要捞出水草间无助的鱼苗  
不经意间，丛生的菖蒲黄了  
又绿

菱角结出后又慢慢隐没  
多么亲切，闪着波光的春水  
它们是捧着星辰的孩子  
再向远游，就是那片桃花影  
里的春天  
它曾使我们在旧梦里，沉醉  
难归